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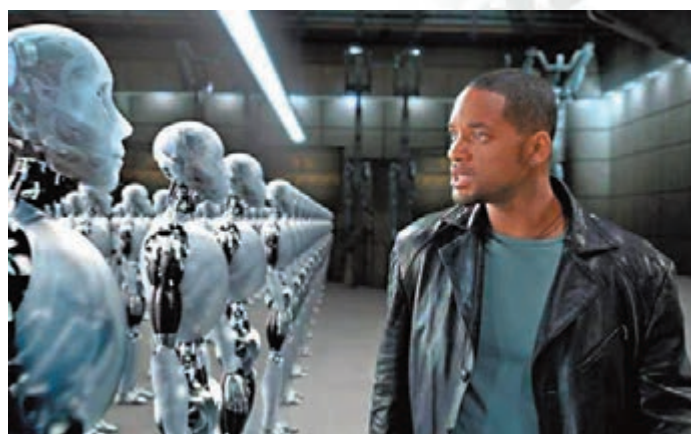
# 科學概念寫故事 虛構情節助反思

仁大開講

科幻小說經常構想人類的未來世界會怎樣。假如有一天，氣候變化惡劣到某個地步，令地球生態系統出現危機，人類會如何面對環境帶來的困境？科幻電影《人吃人》(Soylent Green, 又譯為《超世紀謀殺案》)是一部1973年發行的美國反烏托邦科幻電影。電影內容根據1966年的科幻小說《Make Room! Make Room!》改編，描繪全球暖化和人口過剩的未來世界所面對的生存危機。科幻小說中的世界雖虛幻，卻又貼近現實生活，令人反思當代科學與環境對社會文化現象之影響。

科幻小說家跟科學家不盡相同，卻又各自在自己的領域共同關心着人類的未來。科幻中的科學意味，透過科學概念與虛構故事情節的交錯，描繪了人類未來的無限可能性。然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科學家和小說家查爾斯·斯諾(C.P. Snow)在劍橋大學講座所發表的一篇演講，原名《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曾提及人文與科學之間的鴻溝，並認為人文與科學學者應有跨領域學習。

人文與科學是否真的無法對話？科幻小說因其獨特性，正好可以充當兩者的橋樑。2015年，美國跨國電腦科技公司微軟邀請了一班著名科幻小說作家參訪微軟研究院，並邀請他們根據在研究院的見聞作為靈感創作短篇科幻小說，寫成《未來願景：受微軟啟發的原創科幻故事》(Future Visions: Original Science Fiction Inspired by Microsoft)，見證了人文與科學對話的成果，當中創作題材涉獵廣泛，包括機器翻譯、量子計算、



◆ 科幻電影是透過科學概念與虛構故事情節，描繪人類未來的可能性。圖為科幻電影《智能叛變》劇照。資料圖片

虛擬實境、人工智能及機械學習領域等。

閱讀科幻小說可以幫助人文領域者增加科學認知，科學人才也能培養人文興趣。跨領域知識學習乃當代大學博雅教育所重視，既能擴闊文化視野，亦能培育學者的人文科學知識。

仁大開講下期將由另一位英國語言文學系老師介紹另一跨學科目——生態翻譯。



◆ 梁湛琛博士(香港樹仁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研究興趣為科幻小說、文化研究等)

## 氣性雖有偏至 不與行惡同科



◆ 《論語》記載了孔子所提出氣性的三種毛病。圖為1688年法國首部《論語導讀》法文版原著。資料圖片

古道今談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性情是氣質的表現形態，人的氣質通常都有偏向，鮮能大中至正，故希賢希聖從一個側面視之則是性情逐漸轉向中正平和。孔子言氣性的三種毛病(三疾)：狂、矜、愚，不必實言古今之別，而是作一對比以言人心善惡的趨向。

「狂」如果是純粹氣性的表現，則其形態為「肆」。孔子說「狂者進取」(《論語·子路》)，則狂者是擇善固執且力行不惑的人，具有強烈進取心，然過於堅持而導致不受規範與約束，則稱為放肆。至於一任氣性，悖禮犯義，予取予奪，無所不為，傷風敗俗，則是放蕩不羈。現代人的「狂」就是瘋狂，顛倒黑白，無理取鬧，肆意為非。

「矜」是端莊正直，不苟且，不附和，然不與人爭強，故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論語·衛靈公》)。矜莊的人表現剛直(廉)，而「忿戾」就是野蠻善怒，極難相處。現代人的「矜」更是惡形惡相，且逢人挑撥，混淆是非，假公濟私，以顛倒為事，以攻訐為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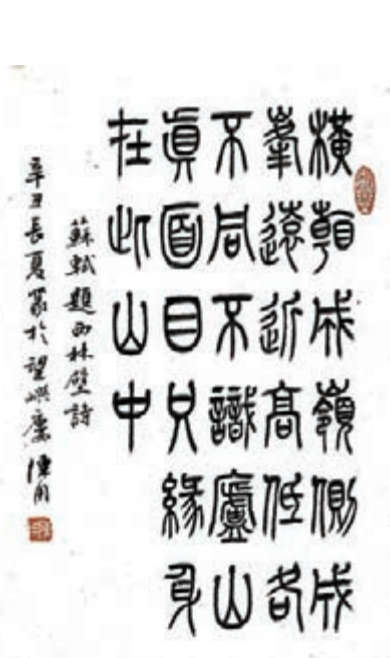
「愚」不是愚昧無知，而是指性情慳直。孔子評價弟子高柴(子羔)為愚(見《論語·先進》)，是指性情單純率直，不知世情而已。孔子評甯武子「邦有道則知(智)，邦無道則愚。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這裏所言的「愚」，是面對惡劣政治環境所用的態度，目的是全身保性。至於存心欺騙，以謀取個人利益為事者，則是偽詐的行為。

子貢對這類是非錯置的行為十分厭惡，說：「惡徼(粵音驕，抄襲)以為知者，惡不孫(遜)以為勇者，惡訐(粵音竭)以為直者」(《論語·陽貨》)，以抄襲所得視為己出，以傲慢叛逆視為勇敢，以揭人陰私視為率直，這是以惡為善，以醜為美的行徑。孔子之言可改寫為「以蕩為狂，以忿戾為矜，以詐為愚」。這種種行為表面類似而實意相反，皆人心墮落所致。一種行為是否為道德所容，端視其起心動念以及立意是否由道德心的驅使而定。

鄧立光  
(香港教育大學學學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



◆ 廬山位於江西省，以風景奇秀聞名天下。資料圖片



細味經典

### 《題西林壁》

蘇軾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上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廬山，又名匡山，在江西省九江市南，風景奇秀，其中的瀑布更是名傳天下。不少詩人都曾遊覽廬山，並留下吟詠廬山的作品，蘇軾的《題西林壁》就是其中一首佳作。蘇軾遊覽廬山十餘天，之後總結經驗，寫下這首寓哲理於景物之中的詩歌。

廬山美景，千姿百態。詩人從正面看，覺得它是起伏綿延的山嶺；從側面看，又覺得它是陡峭峻拔的山峰。隨著距離的遠近，視線的高低等不同角度去欣賞，廬山在詩人面前呈現出不同的風貌，讓他有目不暇給之感。不過，他知道自己仍未能認識廬山的全貌，因為身處山中，所看到的只是廬山的局部而已。

第一、二句寫詩人遊廬山時所見的景象。他從不同角度

賞析由不同的專家、學者撰寫，教育局修訂；書法由陳用博士撰寫。

## 壯哉岱嶽 俯瞰群峰

語譯

五嶽之首的泰山是怎樣的呢？它是齊魯間一望無際的青翠山色。大自然匯聚了許多神奇和秀麗，山北山南就能分開昏暗與晨光。滌蕩人心胸的是層層生起的雲氣，歸山的鳥影引人極目張望。應該登上泰山絕頂，俯瞰群峰，方知何為微不足道。

賞析

本詩起句不凡，首句中的「夫」字，較常見於句首，此處用於句中，語勢為之一緩，增加了讀者的懸念。前人寫高山大嶽多矣，要寫出新意，談何容易？杜甫答道：「齊魯青未了。」此句大妙，首先妙在視野博大。齊魯兩國，土地遼闊，泰山的青翠山色綿延兩國，一望無際，蔚為奇觀。其次，妙在寫景結合了人文歷史

和地理特色。「齊魯青未了」，能移於嵩山嗎？華山嗎？恒山嗎？不能。齊魯只能和泰山成為天造地設的一對。

領聯先說泰山的靈秀得天獨厚，再寫及山南山北分割昏曉，使泰山的宏偉得以具體化。詩歌章法有「起、承、轉、合」之別，第三聯須「轉」，由靜景轉動景，由物象轉人事。

生層雲、入歸鳥，形象鮮明；蕩胸、決眴，生動可感，實在是佳句。

結句盪開一筆，不再正寫泰山，回到题目的「望」字，既寫出作者遙「望」泰山的位置，也寫出了作者期「望」登上泰山頂峰的萬丈豪情，令人振奮。

《孟子·盡心上》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泰)山而小天下。」人要是能站得高，望得遠，便不會只顧眼前利益，與人斤斤計較；反之，他會立志高遠，對社會作出貢獻。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